

可是不行！我不能對色身這麼執著，想起一位禪師曾說：「除非汗流浹背一回，別想見到一帆風順之境；除非渾身汗透一番，莫想一莖草上現寶王剎！」我要再忍耐下去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堅持力？抬頭看看您，經典上說佛菩薩身上都充滿了芳香，這是怎樣修行來的？

您一手向上，一手向下的手勢，為什麼如此安祥？每次我合掌、放掌都要好用力才可以做得好，糾察師每天幫我調整，因為我一「ㄉㄨㄨㄨ」，手就鬆了。今天早上，糾察師嚴厲地拍我的手，並說：「為什麼都合不直？自己的事自己負責！」我知道若不徹底改進，以後別人就不願跟我說

了。阿彌陀佛！我真得那麼難調難伏嗎？真心向您懺悔後，我發現自己根本沒什麼好驕傲的，平日太高估自己，以為自己很好了，現在我知道，我真的要好好拜佛！

無題

釋自顯

一隻貓口裡啣著奄奄一息的鳥兒，飛快地越過弘化堂前的草地，還來不及阻止它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龍眼樹下幾隻鳥兒歪斜地躺著，白色的羽毛散了一地，斑斑的血跡在泥地上顯得相當刺眼，瘦長的腳爪無力的彎曲著，側著頭，最後的一聲求救似乎仍停留在微微張開的小嘴上，黑暗取代了牠們原來應享有的晴空。

◆◆◆
鐘鼓樓下，一陣尖銳而細長的嘶

叫聲，劃破清晨的寧謐，尋聲一看，原來是隻正在生產的蝙蝠從屋簷摔了下來，那叫聲不是母親的，而是來自剛誕生的小蝙蝠，一灘血枕著帶點透明肉色的小軀體，它的眼睛還未睜開，一張與身體不成比例的大嘴正努力地對著天空嘶喊。

◆◆◆
我站在藏經樓門口，仍然可以清晰地聽到牠時斷時續的哀號聲；漸漸地，停頓的時間拉長了，原來還在抽搐的四肢也慢慢停止了動作，旁邊與

牠連在一起的兄弟早已血肉模糊。而那可憐的母親還在掙扎，身體的振動並未因聲音的微弱而稍加停頓，黑色的羽翼下，一隻相同的頭顱伸了出來

——微微張著嘴，眼未開，頭濕濕的，母親拖著尚連著臍帶的小嬰孩奮力爬上圓柱，想要回到原來的窩巢，極緩的移動，最後也不得不停了下來，留下一道血跡在褪了色的紅圓柱上……

◆◆◆
大學時代，曾經有位朋友問我：

「如果你患了絕症，只有幾天的生命，你是會自己解決自己，還是等著病魔一步步地摧死呢？」我沒有回答，他笑了笑，很瀟灑地帶幾分醉意離去。

隔了幾天，他自殺了，他的身體一向很健康，只是臉上常帶點憂鬱的神情，偶爾老師會叮嚀他要樂觀一點，他總是以貫有的微笑回答，那微笑一直是淡淡的，讓人不知道他心裡到底想著什麼。他很喜歡喝酒，幾瓶酒對他來說不算什麼，他那幾首人人稱

讚的好詩，都是在與三兩好友開懷暢飲後的傑作。

入土那天，好友們爲他特別準備幾瓶米酒，是特地到老街上他們慣去的那家舖子買的，還有幾捲錄音帶一併寄上，而且朗誦了他最喜歡的鄭愁予的詩——我打江南走過……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，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……。

◆◆◆
一陣山風吹過，揚起了弘化堂旁

龍眼樹的落葉，還有樹下的一小撮染了血的羽毛，我想起了蝙蝠媽媽拖著孩子拼死往上爬的掙扎，在弱肉強食及不可抗拒的意外下，生命何其脆弱，又何其無奈。我也想起了那同窗好友臨終前早已扭曲得不成形的臉，他還想說話，只是已發不出任何聲音，生命何其脆弱，其實脆弱的是我們的心。

你對，我也對

魏美玲

有個故事是這樣的：窗明几淨的禪房裡，老禪師正在打坐，清晨的陽光斜斜地照射進來，將窗影映在他的身上。屋外兩個徒弟正爲一件小事爭執，喧嚷的聲音，配和著枝頭啾啾的鳥鳴，使得一向寧謐的古刹，突然熱鬧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甲徒弟氣沖沖地跑進來：「師父，有件事是這樣的……，

我認爲……。」師父聽完了就對他點

點頭，和氣的說：「嗯！你對！」甲聽完高興地離開了。過了一會兒，乙徒弟也火冒三丈地跑來：「師父，事情是這樣的……，我認爲……。」師父也向他點點頭，和氣的說：「嗯！你對！」這時，一直隨侍在旁的丙徒弟看了便說：「師父，您怎麼會這樣……」老禪師聽了，微笑地對著他說

：「嗯！你也對！」

初聽到這個故事，內心十分歡喜，想到以前的自己，就像故事中的徒弟一樣，常爲一點小事與人爭得不歡而散，陷於強烈的我執而不自知。自從聽到這個故事後，我就常告訴自己，做人處世應學老禪師，以寬廣的角度，包容各種不同的意見。日常生活中我經常運用這個小故事，不僅減少